

《六祖壇經》的版本和一行三昧

——參訪林崇安教授釋疑

釋禪松整理

（法光雜誌，343 期，p4，2018.04）

前言

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（《壇經》「自性」之文獻學研究）時，曾向國內十一位學者專家請益《壇經》的版本問題、自性、傳法偈和一行三昧等諸多疑點，經由這些善知識的指點而豁然開朗，感謝至深。今將其中林崇安教授對版本問題和一行三昧的釋疑，從論文〈附錄〉中摘出，與大眾分享。

【問】：有說《六祖壇經》〈曹溪原本〉是所有版本裡面最完整的，有說〈敦煌本〉系列較早、較有學術價值，該如何抉擇？

【答】：這要釐清《壇經》抄本的演變過程。六祖中年（677）在大梵寺說法和曹溪山傳戒後，由法海紀錄而傳抄出來的是《六祖法寶記》，這是《六祖壇經》的祖本，是法海的初抄本。六祖入滅前後（713）法海增加後期資料並調整內容次第，將「無相戒」調前、「說摩訶般若法」調後，（調動的原因可能是，一般正式傳法時是傳戒在先，說法在後）而成「法海自改本」，其後惠能十弟子等各自抄寫下傳：（1）由同學道滌下傳後，有〈敦煌本〉、西夏文〈壇經譯本〉等；（2）由志道下傳後，傳到惠昕編成〈惠昕本〉，再傳往日本。另一方面，後期契嵩得到《六祖法寶記》，參考〈惠昕本〉等，增編成〈契嵩本〉三卷而不分品，其第一卷是由《六祖法寶記》潤飾而成，第二卷是增補眾多的參請機緣，第三卷是朝廷徵召以及晚年開示和付囑。增補時，契嵩大師自然參考了以前所有的禪宗資料，所以內容會被認為最完整；〈契嵩本〉下傳後有〈德異本〉、〈曹溪原本〉等長本，改編成十品而不分卷；〈契嵩本〉第一卷另有單本（短本）流傳，如〈明版北藏本〉屬之，內容只有上部（不分品）而無「參請機緣」等下部。所有〈契嵩本〉系列應標示為「法海集記，契嵩增補或潤飾」，今日的刊本上應明確標示編校者（如，德異校、宗寶編校、真樸校），以避免混淆。總之，敦煌、惠昕以及契嵩系列的《壇經》各有來源，都同樣有價值，但是其中保留原先傳法和傳戒的次第，並最能完整展現六祖一生的是〈德異本〉或〈曹溪原本〉。

【問】：如此說來，《六祖法寶記》和〈曹溪原本〉的關係很密切了？

【答】：是的。今日〈曹溪原本〉中的前五目：「悟法傳衣」等就是從法海初抄本的《六祖法寶記》一卷潤飾而成。契嵩大師用《六祖法寶記》配合〈惠昕本〉等以及其他早期的禪宗資料，編成〈契嵩本〉三卷，下傳而成今日的〈曹溪原本〉。

【問】：比較經文段落次第的不同，有助於判斷是哪一系列的《壇經》嗎？

【答】：例如，契嵩大師的《壇經贊》（1054）所寫《壇經》的次第是：

「1、定慧為始，道之基也。2、一行三昧，德之端也。3、無念之宗，解脫之謂也。4、無住之本，般若之謂也。5、無相之體，法身之謂也。6、無相戒，戒之最也。7、四弘願，願之極也。8、無相懺，懺之至也。9、三歸戒，真所歸也。10、摩訶智慧，聖凡之大範也。11、為上上根人說，直說也。12、默傳，傳之至也。13、戒謗，戒之當也。」

將這一次第和今日現存的幾種《壇經》比對，可以看出，此處契嵩的《壇經贊》所說的《壇經》是近乎惠昕和敦煌系列的《壇經》內容次第。另一方面，二年後，契嵩大師的友人郎簡寫的《六祖法寶記敘》（1056）說：

「會沙門契嵩作《壇經贊》，因謂嵩師曰：若能正之，吾為出財，模印以廣其傳。更二載，嵩果得『曹溪古本』校之，勒成三卷。」

這時契嵩大師編出的新本稱作〈契嵩本〉，下傳後有〈曹溪原本〉等，這一系列的段落次第果然不同於惠昕和敦煌系本。

【問】：不同《壇經》版本讀起來順不順的例子，可否請教授舉例？

【答】：例如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」：

（1）、〈敦煌本〉

惠能亦作一偈，又請得一解書人，於西間壁上提著，呈自本心，〔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識心見性，即悟大意〕。

惠能偈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無臺，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？」

（2）、〈曹溪原本〉

別駕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，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」

能偈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（3）、〈大乘寺本〉

張別駕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度於吾，勿忘此言。」

偈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」

以上三本比較可知：〈敦煌本〉中多出的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識心見性，即悟大意」，列為惠能所說，讀來不順，他本於此處無此四句。其實這是後文五祖所說而被誤移此處，比較如下：

(1)、〈大乘寺本〉

某甲啟言：「和尚！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不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無動無搖能生萬法？」五祖知悟本性，乃報某甲言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

(2)、〈曹溪原本〉

遂啟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〔祖知悟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〕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。

(3)、〈宗寶本〉

遂啟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

(4)、〈敦煌本〉：此段缺。

由上四本比較可知：〈曹溪原本〉的〔祖知悟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〕讀來不順，應補成「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『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』」但是〈敦煌本〉為何缺此段落？因為被移到前面惠能講偈之前去了，也可說是抄寫時形成了錯簡。從這例子可知，經由比對可將不順或脫落的文句回復成文義順暢。

【問】：您主張《壇經》的初抄本稱作《六祖法寶記》，惠能不是自稱其論述為《法寶壇經》嗎？何時出現「壇經」這一稱呼呢？

【答】：依據佛教的規矩，佛教的論述者都不會稱自己的論述為「經」，只有弟子們會對之尊稱為經，但這是非常少的個案。例如，印度的功德光大律師，造了一部彙集四部毗奈耶精華的《律海藏》，人們尊稱為《律經》。所以，惠能不會自稱其論述為《壇經》。幸好今日還有《壇經》的不同名稱被保留下來，給我們提供正確的答案。第一，歐陽修主編的《新唐書》錄有：「僧法海《六祖法寶記》一卷」。第二，1056年契嵩大師的友人郎簡寫的《六祖法寶記敘》說：「《法寶記》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。…更二載，嵩果得『曹溪古本』校之，勒成三卷。」以上表示早期有《六祖法寶記》一卷。第三，還有一項「鐵證」，以往被忽略了，在惠昕系的〈真福寺本〉記載著：

「師言：吾於大梵寺說法，直至今日，抄錄流行，名《法寶記》，汝等守護，度諸群生。」

此處六祖明確指出自己所說的稱作《法寶記》。但此句在其他的惠昕系本，如〈興聖寺本〉增為《法寶壇經記》一詞，〈大乘寺本〉和〈天寧寺本〉改為《法寶壇經》。六祖入滅不久，法海將晚期的抄本（法海自改本）的經名，加上「壇經」一詞，稱為《法寶記壇經》，這是為了強調「經」的地位，這也是當時惠能十弟子等的共識，其後各自抄寫下傳，現存的有二系統：（1）由同學道滌下傳，經名增改為《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》一卷兼授無相戒，並於前加上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」，此抄本下傳而有諸〈敦煌本〉。（2）由志道下傳，經名保留《法寶記壇經》，並於前加上「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無疑決定成佛」，日本圓仁（794-864）曾記錄此經於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中。志道下傳的抄本也傳到朝鮮，並曾刊行，例如，從〈海東曹溪山修禪社沙門知訥跋〉可以知道：1207年湛默得到《法寶記壇經》並重刻流通。另一方面，志道的抄本在內地下傳後，惠昕編成《六祖壇經》二卷，此即〈惠昕本〉，此本傳抄到日本後，經名標為《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》。至於契嵩系統的經名都是標為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。以上是經名的改動；而經文之內，惠昕和契嵩系本各保留一次「法寶」二字，敦煌本則刪除此二字，並出現十多次的「壇經」二字。

【問】：《六祖法寶記敘》所說的「曹溪古本」不是指《曹溪大師別傳》嗎？

【答】：這只是胡適個人的猜測，但他也認為這一本錯誤很多。我們仔細推敲《六祖法寶記敘》所說的「曹溪古本」，可以看出是指《六祖法寶記》，所以即簡將自己所寫的《敘》，稱之為《六祖法寶記敘》，強調舊有的《六祖法寶記》是「曹溪古本」。另外，前面已經提到，〈契嵩本〉三卷的第一卷是直接採用法海的初抄本（《六祖法寶記》），後二卷則是補入「參請機緣」到「付囑流通」而完成；補入時，契嵩大師自然參考了以前所有的禪宗資料，不會只是一本《曹溪大師別傳》。

【問】契嵩大師編輯〈契嵩本〉《壇經》三卷時，會參考哪些以前的禪宗資料？

【答】：〈契嵩本〉三卷刊印於1056年，在此之前與六祖相關的資料，除了《六祖法寶記》外，還有《瘞髮塔記》、《傳法寶記》、《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第六代唐朝能禪師》、《六祖能禪師碑銘》、《歷代法寶記》、《曹溪大師別傳》、《曹溪寶林傳》、《大鑒禪師碑》、《圓覺經大疏釋義鈔》、《宛陵錄》、《舊唐書神秀傳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惠昕本六祖壇經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天聖廣燈錄》等。可知《曹溪大師別傳》只是其中一部，有更多資料可供契嵩大師參考（特別是《景德傳燈錄》），編增完成〈契嵩本〉三卷。

【問】：聖嚴法師《禪的生活》說：「道不在坐」，六祖強調「行住坐臥，常行直心即是一行三昧；若言『坐不動』，將如維摩詰訶舍利弗宴坐林中。」試問：打坐、看心、看淨有過失乎？

【答】：想瞭解一行三昧的修行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先分清有三種根器的人：第一類的人能夠於禪定入出得大自在，在禪定中能直接觀照實相，大菩薩的一行三昧屬此。第二類的人能夠於禪定入出自在，於出定後觀照實相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一般菩薩的一行三昧屬此。《文殊般若經》中的修行者大都屬上二類，經由念佛，深入即心即佛，開展自性清淨心。這二類人都能禪定自在。第三類的人不能於禪定自在或不修四禪，直接於日常生活中，觀照實相，一般根器的人所修的一行三昧屬此。針對這一類，六祖說：

「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時中，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。」

至於六祖所說的迷人，算是第四類人，這些人禪定不行，觀念也錯誤，只想常坐不動，自以為是修一行三昧，六祖批判的就是這一類人。他們打坐、看心、看淨都修偏了，所以六祖說：

「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：『坐不動，除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』」

由於根器的不同，能整日靜坐而正確地修一行三昧的人是很稀少的。六祖指導一般人的方式是直接在日常生活中修一行三昧。至於根器不夠的迷人，只想常坐不動，越用功就越出狀況。

【問】：有些資料說，六祖對一行三昧不認同，因為他批判打坐、看心、看淨，是否如此？

【答】：這是對六祖和一行三昧的誤解，六祖批判的是「看心、看淨、坐不動」的迷人，原因是這些人根器不足而盲修瞎練，所以六祖說：

「又見有人教人坐，看心看淨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悟，便執成顛，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，故知大錯。」

《文殊般若經》和四祖所說的「一行三昧」主要是上述第一類和第二類根器的人來修的，六祖不會去批判，而且會贊成這類人來修。六祖觀機逗教，當時的人大都不能出入禪定自在，只適合於日常生活中修一行三昧，所以六祖說：

「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」

但要瞭解，第一類和第二類根器的人，於日常生活中也是在修一行三昧的，而且是更純熟的。這點必須釐清。四祖道信教導靜坐念佛來修一行三昧，在生活中也是在修的。六祖惠能則把一行三昧特別開展到日常生活中修，並發揚光大，成為禪宗的生活禪。

【問】：《文殊般若》與《壇經》兩者唯一有交集的就是「一行三昧」，如何針對此交集鑽研出「自性」的正解？

【答】：《文殊般若經》說：

「復有一行三昧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是三昧者，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這表示修一行三昧是「道」，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是「果」。

《壇經》說：

「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」「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。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得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。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，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此處六祖已經清楚指出，佛性或自性，譬諸種子，經由修行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，最後開花結果，佛性完全展露，獲得一切種智和菩提妙果。以上便是自性（佛性）和一行三昧交集的正解。用宗義的術語來說，自性是「根基」，一行三昧是「道」，無上菩提是「果」。